

# 白云繚繞的大地

千世峯著



# 白云繚繞的大地

千 世 峯 著

冰 蔚 沈聖英 文公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封面画：張守义

白云繚繞的大地

书号 1658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8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4  $\frac{15}{16}$  插页 2

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 (3) 0.42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

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明最古的发源地，是人类文化的摇篮。

今天亚非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新时代。亚非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，不仅对亚非两洲人民的前途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，并且也对全人类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。

进步的亚非作家是这一伟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，又是这一斗争的代言人。他们继承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，从人民的斗争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，正在不断创造着具有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优秀作品。这些作品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。中国读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这些作品，并且将从这些作品中得到鼓舞。

(KOREA)

*CHUN SUI BONG*

**THE LAND UNDER SILVERY CLOUDS**

千世峯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 
共和國的著名作家，現任朝鮮作  
家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長。

他從1946年起開始創作，重  
要的作品有中篇小說《戰鬥的村  
民》、《白雲繚繞的大地》以及許  
多短篇小說。千世峯曾經長期生  
活在农村，和廣大農民群眾一起  
經歷了轰轰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  
動。他根據這一時期的生活經歷  
所寫的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  
說《石溪的新春》，曾被評為朝鮮  
當代最優秀的作品之一。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658

定 价： 0.42 元

春天来了。这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春天。南川江畔，熏风扑面；在柔和的阳光下，游丝从所有的山麓上冉冉升起。姿态各异的丘陵上，青艾、蒲公英、菖蒲、野菠菜、羊蹄草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黄嫩的幼芽，冲破黑油油的湿润的地面，冒出头来。

春天，多么美丽的季节啊……

春天！活力！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它们这样难以控制、这样迷人了。在这个季节，人们的心里也仿佛有无数的泉水在喷涌着。

“啊——好季节到了！”

金哲洙迈着轻快的步子，沿着南川江右岸走来，自言自语地说。他的两颊和脖颈红扑扑的，脊背被汗水浸湿了。军装和背兜越来越使他感到沉重，于是把搭在肩上的大衣换到那个没有胳膊的肩头，解开上衣的几个钮扣。舒服极了。金哲洙在军队里打了将近两年仗，如今回到故乡来了。可是越是走近那些熟悉的山水，他的心就越是无法平静。映入眼帘的田地、岔路、丘陵，以及那芳香



的泥土气息，还有抓挠着泥土的唧喳唧喳的喜鵲們，都是那样可爱和使人高兴。可是，喜悦兴奋的心情轉瞬即逝，立刻又变得沉重起来。一个猝然襲来的黑影，使他不禁一阵心悸。

誰能相信这段时期家乡沒有发生变化呢？誰又敢担保沒有不幸的事情？……在敌人占領下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，人們是怎样挺过来的？又是怎样經住了那些殘暴的狂轰濫炸？想起一路上看見的許多村落和城鎮，無論他怎样乐观，也不可能相信独有江南里这个地方会依然如故，沒有任何不幸……各种令人煩躁的思緒可怕地压在他的心上。姜文弼、姜基七、馬永俊和徐弼柱他們，现在还留在村子里嗎？他們在怎样战斗呢？哦，多么想看一看这些面孔啊！特别是想到他爱着的徐英玉，他的心就动荡得更加厉害了。参加人民軍那年，这个姑娘跟自己訂了婚。如今这个使他日夜怀念的姑娘，是死了，还是活着？这太叫金哲洙感到不安了。

金哲洙焦躁不安地加快了脚步。一过了桥，就是他的故乡江南里的前坡。南川江上，冰块在融化，奔流着的江水呈现出碧藍的色彩。巨大的冰块不时地涌到深不可測的桥底下去。魚儿也不时地跳出水面，直晃人的眼睛。往常水白旋轉的地方，白杵不見了，从水庫橫坝的縫隙中傳來唼唼的激流声。这声音更加喚起他的回忆。这时，依稀可以看見一些白衣人影在村前的蓮塘坡上活动，也

許是在向田里施肥哩。金哲洙更加忐忑不安，不由地急步走去。

这时，一辆牛車从栽种着一排排洋槐树的村口出現了，車上像一座小山似地堆滿了黑糊糊的草肥。一个戴黃帽子的人敏捷地赶着車。在滿滿一車的肥料堆上，斜插着铁鍬和铁耙，仿佛是坦克上的炮筒，每当牛一加快步子，便顛悠悠地搖晃。

“駕，駕，該死的牛！老实着点，弄翻了車，摔破你的鼻子不說，一天連三車也运不成！”

人赶着牛，飞也似地走着，晃晃蕩蕩地来到了桥上。金哲洙原以为赶車的是个青年，沒想到却是張德大老人。这老人已經六十开外了，是个有名的高个子，上身穿着一件黃軍衣，下身着一条中国棉褲。

“駕！駕！拿出精神来嘛！”

牛被赶得太急，鍋盖似的牛屎一团团地滾落在后蹄上，牛走得更快了。

“大伯！”金哲洙喊了一声。

然而，張德大只朝他翻了一眼，依旧踏着牛車滾动的噪音，一声不响地走他的路。他似乎还没有认出金哲洙来。

“大伯！”

等到金哲洙又喊了一声，他才犹犹豫豫地停下脚步。

“大伯，您辛苦啦！”

“唔？”

張德大扭头看了看这个閃在一边的軍人，把牛吆喝住。

“大伯，您这陣子可好哇？”

“你，你是誰呀？”

他盯着金哲洙楞了一陣，鬍子翹得更高了。

“我是金哲洙。就是从北間島<sup>①</sup>搬来的哲洙啊！”

張德大立刻丢开手里的繮绳，轉过身来。老人摘下帽子，張开双臂，仿佛要把这个向他走近的青年人一下搂到怀里似的。

“您太辛苦了。”金哲洙用力握住老人那双粗大的手說。

“嘿嘿，哲洙，是哲洙啊！好小子，剛回来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唔。”

張德大不由得一下子楞住了，把視線移到被他抱住的一条空蕩蕩的軍服袖子上。

“怎么？胳膊……天杀的畜生，劊子手……好好的一个人，給弄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
張德大心疼地搖着头，朝后退了几步。老人被这一发现大大地激怒了。

---

① 指我国东北延边地区。

当初，金哲洙在医院里治疗重伤，知道自己已成了殘廢的时候，也曾經产生过无法忍受的悲憤和幻灭的情緒，非常苦恼和失望。然而，这种情緒很快就过去了。不久，他以极大的驕傲和自豪感战胜了那种卑怯的想法。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复仇的心，打算重返前綫。可是尽管他一再坚持，最后还是不得不复員回乡。

張德大一語不发地坐到草地上，气呼呼地掏出了烟荷包。

金哲洙的到来，显然給了他很大的刺激。他仿佛忘記了金哲洙还站在他的身边，背着臉坐在那里抽烟。烟雾繞过老人的肩头，散落金哲洙的胸脯上，又很快地飄散开来。

“大伯！”

“.....”

張德大沒有回答。他把褪了色的礼帽脫下来，抓在那只大手里，呼嚕一声把快要流出的鼻涕吸了进去，并且用繮了的帽子揉了揉眼睛。

“大伯，別这样，瞧您，像个孩子.....”

“.....”

金哲洙見張德大这样，越发心神不定了。他想，村里一定发生了可怕的变化.....

过了一会儿，張德大捋了捋胡子，扭头凝視着金哲洙。他的两只眼睛好像两团燃着的烈火，閃爍着可怕而

坚定的光芒。

“怎么，是回家来看看的吗？”

“不，是复员回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这样怎么能打仗啊！”

“没有什么，回到后方来还是要干农活的。”

“对，生产也是战斗。多打粮食，才能胜利……”

“大伯，您可是越活越年轻啦！干起农活来，比从前还猛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張德大沒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抽烟，显出心情沉重的样子。

“你听到过村里的消息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知道。大家都好吧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金哲洙观察了一下張德大的臉色，生怕他会說出什么話来，可是張德大的沉默更使他急不可耐。

“說这个有什么用！如今在咱們全朝鮮，哪儿沒有发生过叫人痛恨的暴行！不管怎么說吧，咱們要咬紧牙关，打胜这场仗！光咱們江南里，就死了无数的人。去年冬天的那次轰炸，男女老小，死了四十二口……”

“啊！”

“可誰也休想打敗咱們……有些人遭到这么大的災禍，也許会变成旱天的苗儿，抬不起头来。咱們可不是那

样的孬种……越是这样，咱们就越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越磨越快！哼，美国鬼子！瞧他们不叫咱们给宰了！”

张德大的胡子直竖起来；笔直的鼻子、刺人的目光，简直就像一把利剑。

这时，牛听到江对岸的牛叫声，用前蹄刨着地，不住地晃动。

“好啦，快回去吧。等晚上给我们讲讲你们的英雄故事，抓了几串美国鬼子。”

张德大磕了磕烟袋锅，用露出脚趾头的劳动鞋把火头踩熄，一反刚才的那种态度，轻快地站起身来。

“从这儿一直走，到青石岭去吧。平坡那边全炸平了，大家都搬上了青石岭。你妈也在那里挖了个土洞住着哩。”

张德大一边指给金哲洙看，一边加以详细地说明。接着，就匆匆忙忙地赶着牛车下田去了。

金哲洙走在已经没有了房屋的乱七八糟的中心大路上。眼前的地形使他感到生疏，简直弄不清当初哪座房子在哪个位置上了。老梨树和桃树稀稀落落地站在那里，使他勉强能够找到记忆中的岔路。十步开外的地方，有一个弹坑，坑里灌满融化了的污浊的雪水。村前的桑林里也落了几颗炸弹，粗大的桑树被连根拔起，翘着黄色的根鬚倒在那里。在火后残存的东一堆西一堆的橡木和

房柱当中，夹杂着烏黑的炕板和腐烂的房草，瓦片、瓷碴在脚下沙沙作响。張德大的房基前面，横着一道用破器皿、破箱柜、破木盆和乱石头砌起的矮牆。

金哲洙胡乱地走着，来到村子中心。他有时走在田壠上，有时要跳过一些人家的灶坑。大衣从他的肩头一直搭到背兜上，垂下来的衣襟来回摆动。現在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：这儿是江南里的廢墟！他說不出是憤恨还是悲痛，只感到渾身发冷。

金哲洙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样，兜了一个圈子，来到自己家的被炸成廢墟的房基上，呆呆地在院子里那棵孤独的矮李树底下站住了。

在自己不在的期間，母亲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在这里的呀！他离家那会儿，牛棚里还拴着牛，猪圈里养着两口猪；母亲擦拭得光亮洁淨的酱缸台子也在院子里，旁边还盛开着海棠花、凤仙花和罌粟花。

金哲洙踢了两下拦腰折倒的磚烟囱，这一举动跟他此刻的心境是如此的不相衬。他把軍帽从渗出汗珠的前額往上推了推，重新环視了一下这个变成廢墟的村庄。

那座蕩漾着儿歌和农乐的民主宣傳室哪里去了？村中心的那些高大的洋灰瓦房……人民委员会、农民同盟和妇女同盟的房子都到哪里去了？那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，那些可愛的人們……他們又都到哪里去了啊？金哲洙长久地凝視着村前的那片有个喜鵲窝的楊树林。

过了一会儿，金哲洙离开廢墟，沿着潺潺流淌的小溪匆匆向左边走去。丘陵上，十数株垂柳輕輕搖曳着軟綿綿的枝条。

“啊，連这儿也毀了！”

金哲洙不禁叫了一声。这儿是把水引向蓮塘坡的第二抽水站。他参軍前一年的秋天，老乡們湊了資金，同心合力，第二年就把这个抽水站修成了。

当初条件該是多么艰苦啊！而每次遇到了难关，又耗尽了金哲洙的多少心血！可是就在第二年的秋天，眼看着这个不毛之地的蓮塘坡长出一片金黄的稻子，自己却离开了故乡。这样好的一个抽水站，如今連影子也看不見了！

金哲洙快步走着，彈坑越来越多，到处都是被炸飞的石子和泥块，洁淨美观的垂柳，被彈屑和石子刺得遍体鱗伤。

金哲洙一口气跑上小山坡，突然感到两腿发顫，眼前混乱的景象，簡直把人給弄胡塗了。破碎的瓦片和木板，埋在泥土和石子里，有的散落在斜坡上，拦腰炸断的铁管滾滿一地，混凝土的建筑有的被炸成了粉末，有的像門扇一样倒了下来；成排的电綫杆躺倒在地上，一个压着一个，电綫断了，电瓶破碎不堪，变压器也不知去向，乱麻般的电綫散在四周。

“狗东西，强盜！”



金哲洙像一个跑了許多路的人那样，直喘粗气。忽然，他发现电动机像只死猪一样埋在山坡下的泥土里，立刻把大衣和背兜丢在草地上，直向山坡下面奔去。他用一只手臂提了一下电动机，提不起来。但是他仍使出全身的力气想把它挪动一下。这样珍贵的东西应该放在平地上才对。

“这些家伙，真不像話！怎么就一直扔在这儿不管……太……”

金哲洙用尽了力气，仍然不見效果，便深深吐了一口气，把腰伸直，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这回他改变了主意，从后腰里抽出毛巾，拭擦着电动机的外壳。他终于发现，电动机的一端受了致命伤，完全不能使用了。

金哲洙喘着粗气，重新登上山坡。他把一只沾滿泥土的手叉在腰上，气得站在那里不发一語。一陣凉風吹来，掠过他火热的前額。

“看你这人，不回家去，呆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張德大已經卸下了肥料，从那边的路上回来了。他接着又嘟囔了几句什么話，把牛拴在路旁，大踏步地走到金哲洙的身边。

“你呀！別太伤心了。很快就会修复起来的……只要咱們动起手来，就沒个办不到的事情！”

張德大这个爽直的人，提高了嗓門对金哲洙說着。